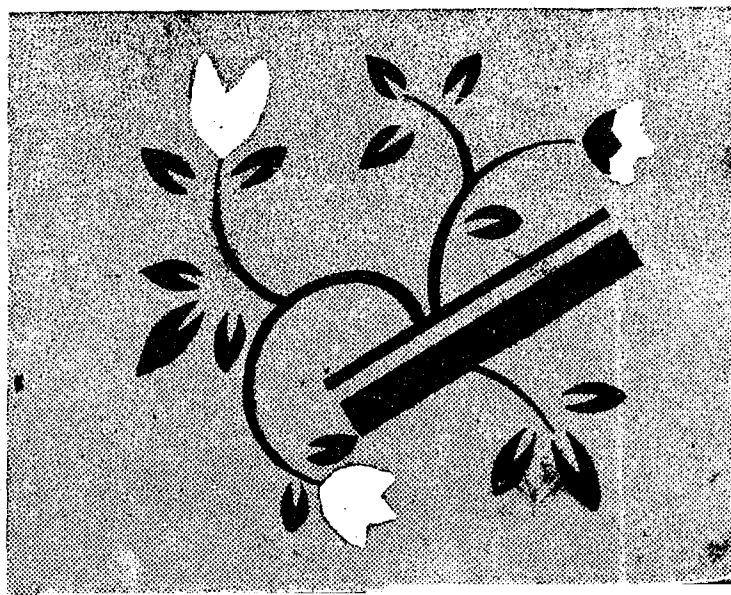


2456 二之春青

娜麗的徨仿

著 山 巴



次	姓名	達期	號
1	陳		
2	王		
3	黃		
4	劉碩		
5	解百		
6	劉鏡		
7	徐士		
8	葉嘉		
9	桂國		
10	高清		
11	金		
12	張華		
13	葉西		
14	葉積		
15	王德		
16	吳紀		
17	徐世		
18	張重		
19	陳家		
20	鍾李		
21	楊嘉		
22	鍾厚	2 16	
23	徐正	—	
24	高凌		
25			

符號說明

(一) 其佳「0」

(二) 尚佳「△」

(三) 不佳「×」

財務處 仁 志 夫 書 人 公



本書期數 3 天

集三第書叢藝文

二之春青

娜麗的徬徨

著 山 巴

版 出 社 年 青 藝 文

★

★

★

★

★

★

★

★

★

★

★

★

★

★

★

★

文藝叢書第一集
巴山著 三幕悲劇

命運

業已出版

每冊實價一千二百元
全國各大書店經售

金錢
事業
女人
三部曲

社會
家庭
人生
諸問題

自序

在這部「徬徨的麗娜」裏面，正和「煩惱的葉舫」一樣，沒有一絲毫的國家思想可言。可是勝利以後的一般作品中間，往往喜歡戴上了一頂「爲了祖國」的大帽子，以表示作者是具備着何等愛國的世界觀：什麼爲祖國而久別了他（或她）的情人啊！什麼爲祖國而家破人亡啊！什麼爲祖國而壯烈地犧牲啊！……不然，就彷彿不能算是一部迎合潮流的傑作；其實寫文章何必要仿效別人。雖然對於一般愛戴大帽子的作品，我是沒有權力和理由可以反對；不過，我覺得與其勉強地強調愛國思想，還是索性不強調牠的好。

「那末你連你自己的祖國都已經不愛了嗎？」如果有人這樣地責問我，我該怎麼辦？

不用說，這我自然是絕對否認的。因此我就得向他解釋：凡是「人」，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誰可以不愛他自己的祖國？就拿勝利以前的歲月

裏，被壓迫的淪陷區來說，無論敵僞是怎麼樣地宣傳他們自己的德政，在我們老百姓的心裏，總是在忍無可忍的痛苦中否認的。固然在表面上，凡是每一個吃過「戶口米」的老百姓，都已做了「順民」了。因此，設若你想從積極的行動上表現你的愛國心，只有一條路好走——除非你能够到自由區去；否則，你要在當時還沒有「撥開雲霧，重見青天」的黑暗世界裏過日子，也就祇好委屈你的愛國思想永遠地埋藏在你的心底裏。

雖則，在另一方面，也有發國財的投機商，例如本書中的鄧榮章之流；也有假公濟私的小漢奸，例如「葉舫」一書中的李聯德之流。但究屬僅是少數啊！而我們大多數的老百姓，誰都過着亡國奴的生活，非但大家都失去了「人」的自由，同時也忘記了「人」的自由。那是生活在惡魔的種種束縛之下，對於冀求中的光明的希望，真有如「石沉大海」一樣地了無影蹤，不要說你有前進的思想不能抬頭，就是連你一點兒對整個現實不滿的感覺都恐怕早已在你的亡國奴生活中麻木了吧？正像關在籠子裏的小鳥，日子一久，牠

便會將那狹隘的籠子，當作牠所生活的唯一的世界了。

故而，在「葉舫」和「麗娜」二書內，身爲當時（當然現在也仍是）老百姓之一底我，就始終沒有敘述到敵人的種種獸行。好在自從勝利到現在，專寫淪陷區的老百姓在暴日鐵蹄之下的作品，已發表得很多很多，也許在讀者的眼光中也早已看飽了。所以我不願意再「炒」別人的「冷飯」——反正總是這麼一回事，讀者都會領略到的。

在淪陷區裏的老百姓，既是「一言難盡」地苦痛，所以我也常常嚮往着能够到大後方去——我委實是羨慕遠在內地的朋友們，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那時候我至少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記得我曾經在自己的日記簿上，大書特書地決心要去內地。可是事實上，我卻始終沒有離開上海一步。原因是在這苦難的八年中，平時在舊書攤上所搜集的千餘冊各方面的書籍（當然文藝方面要佔最多數），和業餘的時間中所寫就的一百多萬字的稿紙，既不能都帶在身邊，卻又不放心留在上

海。因為書籍是我的性命；稿子更是我自己的全部心血。因此我絕對不能夠拋棄牠們。爲了這些難捨難分的撈什子的東西，我只好仍舊留在上海；我寧可和牠「同歸於盡」，要是有一天，太平洋的戰爭真的擴展到上海，我還是抱定自己的宗旨，也決不離開上海。

但我時常這樣地想：上海和內地的生活比較，精神上總是內地的生活要勝過上海；相反的，物質上的內地生活必然是遠不及上海。可是勝利後，自內地回來的朋友們的敘談中，和朋友們從內地帶來的書籍的閱讀中，立刻使我對於前者的觀念整個兒地改變過來；後者的觀念自然仍是準確的。

原來內地生活，在精神上並沒有比上海要好多少？所以有一位兩方面情形都熟悉的朋友，他曾經向我憤然地說：「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

我們知道一個寫文章的人，最需要的是精神上愉快的自由；說得具體點，便是「言論自由」是也。

因爲「言論」在當時的內地，也是要受當局統制的，所以少數敢言的文化戰士，他們的著作不出版則已，一出版就會成爲禁書；要不然，也就不會影響到現在中國的文化，老是瀕於這不景氣的狀態了。

至於我現在這兩部書的脫稿時候，何況正是在敵僞的勢力範圍內，不要說「言論」不「自由」，就是想感歎一句「言論」幾時能够「自由」的話，都沒有勇氣呢。

由此可知，你要把愛國思想強調在作品裏面，究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環境必須要在至少可以使你透一口氣的壓力之下；第二、要看題材需要與否？第三、就是作者自己的世界觀是否正確？如果你沒有考慮到上面這三個條件，就動起筆來寫的話，那正如我過去所寫的兩三部長篇小說的結果，失敗的原因也許完全是一樣的。

由於前車之鑒，後來我寫這兩部中篇時，便乾脆地捨棄了國家觀念，而完全取材於整個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關鍵中。不過，我正在重寫中的第三

部「苦悶的一羣」裏面，至少也有一點國家觀念的表現；但我否認的，決不是愛國思想的公式概念。

最後，我要說到這部書中的女主人翁楊麗娜，她雖然是一個性格很浪漫的典型人物，但她之做舞女，至少是值得使人同情的。這人物，可以說也是我過去的朋友中間最熟悉的一個知識女性。

至於書中的情節，讀者可千萬不要信有其事，什九是虛構的。須知寫小說，不論長篇中篇或者是短篇，總是寫一個或兩個以上的典型人物；整個故事的结构，只要注意牠的現實性真實性和可能性就行，不必十分忠實地依照事實去寫。那因為事實僅是一個人或一件事的陳跡，決沒有完全將牠描摹出來的價值。舉一個例來說：攝影家和畫家的作品，在藝術的評價上，為什麼後者要超過前者？也就是這個道理啊！

「親愛底麗娜：

人都是喜歡自由的吧？

可是不幸病魔剝奪了我的自由：——

自從那天上午，公司裏的同事們將我送進了這個醫院內以來，到現在已有兩個多星期啦！

我整日整夜地躺在這隻怪不舒服的床上。床實在太高了！而且床上的一切，都是這一種令人生厭的白色，甚至於連我身上所穿的那套睡衣也是如此，使我恍惚臥於冰天雪地的高原上，身體像已僵硬了一般地不能動彈。

雖然睡在這間屋子裏的病友，連我一共有八個之多，然而呵！我總彷彿身在寂寞之國。尤其是熬不住痛楚的病友，他們不約而同地打成了一片的



呻吟，是那麼淒涼哀苦的音調，冷霜也似地凝凍着我那顆已經破碎了的心，使我也不由得和他們一塊兒呻吟了起來。

那時候我對於自己康復的期待似乎完全絕望。我曾經想到「死的恐怖」！我何嘗想逃避這總休息的長眠，只祈望快一點兒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可想不到在這個冷酷的社會裏，除了同事們肯三日不隔兩地前來探望我，替我買東西跑腿之外，還有你！還有你更慇懃地前來慰問我。並且你每次都給我帶來一束美麗的鮮花；而你每次總是親手把那束鮮花插在那個空藥水瓶所代替的花瓶內。

於是，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祇要我看着這些可愛的花朵兒，就好像你那真摯懇切的友情，你那溫柔體貼的安慰，儼然都再現於我的眼前一樣。使我能够逐漸地鼓起了增加了想要繼續再活下去的勇氣來。藉此，我的病情居然一天天地轉好了。

前天上午你來這裏，不是看見我已能坐在床上和你說話了嗎？其實，當你臨走的時候，我的確是可能走下床來的呢！可是我想送你到房門口，你

呻吟，是那麼淒涼哀苦的音調，冷霜也似地凝凍着我那顆已經破碎了的心，使我也不由得和他們一塊兒呻吟了起來。

那時候我對於自己康復的期待似乎完全絕望。我曾經想到「死的恐怖」！我何嘗想逃避這總休息的長眠，只祈望快一點兒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可想不到在這個冷酷的社會裏，除了同事們肯三日不隔兩地前來探望我，替我買東西跑腿之外，還有你！還有你更慇懃地前來慰問我。並且你每次都給我帶來一束美麗的鮮花；而你每次總是親手把那束鮮花插在那個空藥水瓶所代替的花瓶內。

於是，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祇要我看着這些可愛的花朵兒，就好像你那真摯懇切的友情，你那溫柔體貼的安慰，儼然都再現於我的眼前一樣。使我能够逐漸地鼓起了增加了想要繼續再活下去的勇氣來。藉此，我的病況居然一天天地轉好了。

前天上午你來這裏，不是看見我已能坐在床上和你說話了嗎？其實，當你臨走的時候，我的確是可能走下床來的呢！可是我想送你到房門口，你

別的話只好留在見面時再談，反正下星期一起，我又要跟那自由的世界握手啦！肅此祝你

快樂！

你的朋友葉舫上

四月×日

晚上八點鐘，楊麗娜剛踏進大滬舞廳，就收到了這一封信。那時候她猜測這信一定是他的同事小鄭替他帶到舞場裏來的。大概因為小鄭自己沒有工夫交給她，所以才叫舞場裏的小郎偷偷地交給她。

可是在舞場裏，她倒不願意堂而皇之地把牠拆開來。一直到現在，她已經從舞場裏散出來，雇了人力車回到家裏，換去了身上的衣服，脫去腳上的皮鞋，拖好了拖鞋，洗好臉，再洗好了腳，方始坐在她自己的床上，對着那盞蓄電池的自明燈，從皮包裏取出這一封信來。

她一邊拆着信封，一邊下意識地微笑。這微笑正顯示了她那一半兒自傲和一半兒好奇的心情。

她慢慢地默念着信上的文字，她覺得她自己的心跳得真厲害。

她覺得這封信寫得確實太好了！不愧是出於一位無名作家的手筆。簡直是詩一般流暢的辭藻，充溢着無限哀訴與欣求的情緒，一字一行都能緊扣住她的心弦，使她深深地共鳴在這纏綿動人的憧憬裏——是悲？是喜？

不久，她已經看完了這一封不平常的信。

她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給她自己？她的芳心因此就像亂麻似地百感交集了起來。

二

麗娜自從脫離了學校生活，敲開了社會上的職業之門以來，已足足有三個年頭了。這個時期也正是她涉足於社交界的歷史。

因為她天生是大方不拘的性情，而且又長於應對如流的辭令，何況她的哥哥楊鳳生更是社交界的一員健將，所以她平時的交際，確乎也是十分廣闊的。

她對於男朋友們的態度，一向總喜歡採取那種若接若離的策略。換句話說，

她正跟哥哥一樣，常以玩世不恭的手腕去對付任何一位異性朋友的。不過，她對於葉舫的態度，卻似乎有些不同。

真的，她除了葉舫祇算半個之外，至今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戀愛對象哩！這也正是和她哥哥至今還沒有結婚的情形相同。

不錯，她們兄妹二人不但都喜歡時常哼着「花是未開的紅，人是未婚的好」這兩句歌詞；而且她們還是這兩句歌詞的唯一崇拜的實行者呢？

所以她雖然有很多的男朋友，男朋友中間像方鶴聲吳海文兩人，曾經向她特別地追求過：前者在一個月之內，化在她身上的鈔票至少有七八萬；後者在一星期之中，曾經寫給她十一封向她求愛的情書。然而，她對他們的要求拒絕了嗎？不；答應了嗎？也不。她卻自始至終一味地敷衍他們。

於是他們都覺悟在憤憤的怨恨中：一個是罵她玩弄男性的女拆白黨；一個是罵她沒有靈魂的活妖精。

人言原是最可畏的東西，何況她究竟是一個女人。可憐她在他們兩人的大事誹謗之下，她那社交界中的名譽，由此幾乎一敗塗地。那時候非但全上海的小報

上都罵得她連一個大錢的糖都不值。甚至於連一般很普通的男朋友，見了她也要遠而避之。因而她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孤立而悲哀。

後來幸虧她的哥哥替她出場請了好幾次客，方纔把事情慢慢地緩和了下來。

說到她跟葉舫之間的關係，相識到現在也有半年多了。自從她們的朋友把她介紹給他的那一天起，至今她對於他的友誼，倒是非常真誠懇摯；雖然過去他對她似乎並不十分熱絡，但是現在她手裏正握他所寫給她的這一封信，就不能說他對她是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啦？

夜深的寒氣侵入了她那單薄的衣衫，沁逼着她的肌肉，使她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她就一連串地打了好幾個噴嚏。她急忙半躺半靠地睡進被窩裏去。

但是睡在她隔壁房間裏的母親，已經在那裏向她說話了，語氣是那麼關切和沉着：

「麗媛，你回來很久了吧？爲什麼還不睡覺？當心着了涼哪！」

「媽，我已經睡啦！」

「我不信，你剛才還在打噴嚏呢！」

「我真的已經睡啦！媽，我不會騙你的！」

「睡了就好！（停）唉！自從你哥哥吃了官司，雖然家裏只有你我兩個人，可是我病倒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元呢。這些日子也虧你一個女孩子家，能够把這個家暫時支撐着。你一天到晚地忙着，也够辛苦啦！要是你也把你的身子搯倒了，那教我怎麼辦？」

「媽，你放心！我年輕，這些苦還受得了！」

「可是你終究是一個女孩子！要是你也是男孩子，那我就不用替你這樣耽心啦！」

「我不是一樣地可以賺錢嗎？現在工廠都在停工，公司界不是關門，也得縮小範圍，多少男人們被解散了都找不到職業？但是我卻至少還可以找一點事情做，這情形不是我們女孩子比他們男孩子強嗎？雖然我是當一個舞女。」

「唉！想不到我們好好兒的一家人家，竟會弄到這步田地？（停）麗媛，今天你舞場裏的情形好不好？」

「還好，也有一萬多點舞票。」

「雖說有一萬塊錢，但是真正能够到手的，不是只有四千五嗎？要是每天都是這樣飽不死餓不死，也就好啦！」

母親這幾句感慨系之的說話，不由得使她一陣心酸。她想她能够得到這個數目，也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呢？——她要多少次拿自己的身體去熨貼在男人們的懷抱裏？她要多少次從冰冷的心靈裏製造出以取悅男人們的微笑來？然而她這些痛苦，母親那裏會知道？只有她自己一個人知道；只有吃她這碗飯的小姊妹淘裏的心裏知道。

「麗媛，你早些睡吧！就是你哥哥的事情，現在我也不跟你談啦！」

「知道啦！媽！」

她低聲地回答母親。

她實在不願意再想起過去那個美滿的家庭來，更不願意再想起現在她自己的生活情況來。然而事實上卻不容她不想起來。

在戰前，因為父親是金都銀行的副行長，所以他們一家都過着很愉快的優裕生活。

不幸八一三事變以後，中國飛機那一顆誤投在大世界的五百磅中型炸彈所闖下了的空前淒慘的災禍中，罹難的同胞們，一般迷信觀念的人說是劫數難逃！可憐無辜的父親也在這次劫數裏喪生。

這禍從天降的打擊，對於她們的家庭，不啻是門前的一棵大樹突然倒下。那時候的生活程度也已經在一天天地高漲中，試問僅靠着銀行裏的那筆撫恤費，以及父親生前的一點積蓄，教她們一家人如何能够生活下去？

幾年以後，她們的家道就此搖身一變似地中落式微了。雖則哥哥已經大學畢了業，而在一家新開的銀行裏供職，然而職位小，月入的薪金不豐，他自己一個人所用都還勉強。爲了一家人的生計，他不能不冒起險來，捲入這買空賣空的投機漩渦裏。他先是很小心，處處腳踏實地，所以總算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可是他的膽子跟着他的野心卻一天天地大起來。

以致一個月以前，終於遭到了失敗而債台高築，逼得他犯了罪來盜用行裏的

公款。不到一星期，就給經理先生發覺了，一無情面地要他吃官司，於是母親氣成一場大病，現在雖然是已經痊愈了，可是還沒有完全復元哩！

她常常這樣想：是誰造成哥哥這「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她知道一半兒是冷酷無情的社會；一半兒是米珠薪桂的生活啊！

她委實同情她的哥哥，所以她曾經爲他各處奔走：第一，就去懇求她那個很有錢的嫡親叔父；接着便去訪她父親生前的幾位至懷朋友。可是他們都是口頭上敷衍她，並沒有一個人肯實際上幫助她，因此她失望了。

可是她營救哥哥的心還沒有死。她又親自去見那家銀行的經理先生。她乾脆地問他，一共需要多少錢，她哥哥才可以恢復自由？他若鸞鷺似地笑着回答她，說如果她能够在半個月之內，交出一百五十萬塊錢來，那末他一定可以將她哥哥從警察局裏保釋出來。要不然，他就要正式法律解決啦！他還告訴她，他所以還沒有跟他的哥哥正式法律解決，因爲他從前和她的父親也是常常見面的老朋友，故而他很希望這件事情能够在可能範圍內，極簡單地了結。於是她就哀求他能不能寬限她一個月？結果，這位老奸巨滑的經理先生，總算是強盜發善心地允諾了。

她。

至於她自己呢？三月初旬從她服務的百貨公司裏拿到十二萬幾千元的解散費解散出來，本來她儘可以慢慢兒找事情做，誰知道哥哥出了事情，母親又急出一場病來，家裏的生活都要靠她一個人來負擔。她不得不動起開源節流的腦筋來：先將家中的老媽子辭去，而把倒馬桶的問題，以二千元一月的代價，委托了鄰居的一個相熟的娘姨去處理；其他的一切家務工作，都由她自己擔任。另一方面，她就到處托人找事情，可是在這個人浮於事的不景氣社會裏，人情薄如秋雲的炎涼世態中，她要覓一職業，無異是求仙登天一般難。但她不能沒有職業，因為她那筆解散費也都已經用罄了啊！

她在如此無可奈何的處境之下，祇有這一條逼上梁山的路好走，那就是做舞女哇！

別人要做舞女，也許是還很困難哩！可是她要做舞女，就非常容易啦！因為第一她是根本會跳舞的，而且步子跳得相當好；第二她哥哥的一位最知己的朋友，名喚金澤民，他正是幾家舞廳的舞女領班者，只要她自己前去和他說一說就

成。

不錯，她的確是這樣地做起舞女來的，而且到而今已經有三個禮拜的歷史了。

在這三個禮拜中間，她每天既要服侍母親的病，又要做幾隻舞廳，她確乎忙得不可交開。幸而，現在母親總算無恙了。

她之做舞女，母親原是不贊成的，可是爲了實在不能維持生活，也便祇好讓她一天天地做下去了。就是她自己又何嘗喜歡做舞女，實在也是出於生活壓迫下的不得已的下策。

她知道她之做舞女，祇有母親能够整個兒同情她。雖然哥哥也同情她，金澤民也同情她，可是他們只是同情她而已，究竟並沒有像母親那樣地關心她。

金澤民的同情她，倒可以鑑之於事實：他差不多常常介紹她坐檯子，並且還常常答應她三萬五萬的預支。

而哥哥的同情她，簡直是有點莫明其妙：她記得那天到警察局的拘留所中去，看他的時候，他的態度竟會變得那麼消沉和頹廢！特別是當她怯懦地告訴他：

「哥哥，我已經做了舞女啦！」

「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我已經做了舞女啦！」

「妹妹，你何苦這樣犧牲你自己呢？」

就是這一句說話，她認為哥哥完全是屬於不諒解的地同情她自己。另外還有葉舫也是同情她的一個人，那對她似乎比哥哥還隔膜哩！

四

麗娜沉吟在這萬籟俱寂的宇宙裏。因為她手裏還握着葉舫的信，所以她的腦海裏就浮動着葉舫的影子，並且慢慢地深刻了起來。

她記得十天以前的星期日的下午，她剛從家裏出來，預備上揚子舞廳去做茶室，在路上不期然地遇見了小鄭，於是她就向他輕盈地一笑，招呼他說：

「鄭先生，你上那裏去？跑得這樣匆忙，當心跌交哇！」

「喔，原來是密司楊！你知道嗎？老葉已經進醫院啦！」

「他進醫院啦？那末他一定病得很厲害是不是？」

「不，他本來已經好啦！因為那天看了報紙，在報紙上受了極嚴重的打擊，突然昏倒在地上。於是，我們就替他請了一位醫生，醫生說，他是傷寒症和心臟病的併發症，很厲害！一定要送醫院。因此我們就把他送進紅十字會第三醫院裏，今天已經是第五天啦！現在我是替老葉到四馬路華美藥房去配藥呢？」

「唔，那末今天他好一點兒沒有？」

「好像是稍微好了一點兒！密司楊，你不預備去看看他嗎？」

「我想明天上午去看他！」

「這很好，那末我們明天見啦！」

「明天見！」

因此第二天上午，她買了一束鮮花，坐了黃包車來到紅十字會第三醫院，向問訊處打聽了清楚，灣灣曲曲地經過了那個廣大的草坪，纔走進了一座高大的紅色的洋房裏。而終於找到了葉舫所睡的那張床鋪。

那時候，她看見已經病得七分像鬼，只三分像人的葉舫，她簡直不能相信；

她跟他只不過兩三個星期沒有見面，他竟會病到如此可怕的样子？同情畢竟是人類至善的本性，何況她原是很關注他的一個人，所以她就不免很體貼地安慰他一番。

之後，她第二次第三次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病固然已經好了不少。但是她卻始終不敢當面問他：倒底是受了怎麼樣的刺激，纔會病成這般狀況的？

還是前天她第四次上午去看他的時候，她適巧在醫院的門口碰見了小鄭，於是遂以徵求小鄭陪她一塊兒散步爲由，而開始在那條冷靜的新開路的盡頭慢慢地盤問起小鄭來。小鄭誠然是剛成年的直肚腸小夥子，他便將葉舫怎樣愛上了一個姓凌的女人；結果又是怎樣失戀的一切情形，一是一二是二地向她和盤托出。

那時候，她恍然明白：他所以會生這場病的，原來是他自作自受的咎戾。然而當她一看見他那愧悔交併的神情，她的側隱之心油然而生。所以她還是深藏若虛，態度自若，依舊善言地慰問他一番，才與他告別回來。

可是現在她再把他這封信看了一遍，她雖然極力遏制自己的情感衝動，但她那顆浮活中的心，總有點搖搖如懸旌之概。

她想，他信上既然對她這樣好感，是否已經愛上了她自己？因此她不能不進一步，更仔細地來研究這封信啦！

呵！他說他以後復活的生命，也是他所賜予他的，因為她對他實在太好了！他真不知道將怎麼樣報答她才好？

不消說了，這些情意綿綿的說話，正是他那不打自招的口供：他明明是已經愛上了她自己啦！

所以，眼前她必須捫心自問：那末自己究竟愛不愛他？他是否值得自己去愛他？因為這倒底是她自己最重要的切身問題啊！

然而她聚精會神地審察了半天，答覆她自己的，竟是一無眉目的「不知道」？最後：她不過只感到自己很有點可憐他而已。

不錯，他對他的態度是極對沒有任何希求的目的，而總是聽其自然地發展下去。不過，像去年年底她要和他借三萬元，他沒有答應她；像今年正月裏，她要他陪她一塊兒去買皮鞋，他居然替她破鈔。只有這兩件事情的確是她所存心要試探他的一種手段。別的，她相信再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啦！她過去如此，她現

在也如此，但是她不知道她將來是不是也能够如此？

這時候，她倦態畢露地打了幾個呵欠。忽然，她發現自己手錶上的時間，已有兩點鐘光景了。於是她就連忙熄電睡覺。

可是她如何睡得着？如果她一定要睡着的話，務必先得想法子來撲滅葉舫的幻象，使牠不再浮現在她的眼前。但究竟是不可能的事：她越是想拋開他，他越深刻地潛藏在她的腦筋裏——她真是煩惱極啦！

回憶過去她周旋在許多男友中間，她駕馭任何一位男友，都是易如反掌。就是目今她做了舞女，與那些舊雨新知的舞客們在一起，她也足以應付如裕地施展她的交際手腕。但是現在她對於葉舫這一封信的表示，竟會束手無策起來。這實在是使她自己也非常奇怪的一回事。

她真不知道明天應該再到醫院裏去看他一次呢？還是現在就寫起一封回信來，而於明天一清早寄出去？

她所以會如此猶豫不決，是出乎她自己懷疑她自己是不是必須有一個戀愛對象？而葉舫是不是有資格做她自己的戀愛對象？

於是她就儘管在床上幻想着，幻想着她與葉舫之間的許多很神祕的問題：是美麗的，是恐怖的，是歡悅的，是驚奇的，是悲哀的，以及是憤恨的……。

然而，祇要她一睜開眼睛來，那就什麼都沒有了；有的只是無垠的黑暗，使她更覺得寂寞和淒涼。

後來，她終於朦朦朧朧地睡去。

五

翌日麗娜醒來，已經是日上竿頭。她覺得身體還有些懶洋洋，但她畢竟決心地起了身。

她正要開始洗臉梳妝的時候，母親剛巧從樓下蹣跚地走上來。她老人家走進了她的房間裏，慈祥和悅地對她說：

「麗媛，你剛起來嗎？你洗臉的熱水，這個大熱水瓶昨天就沖滿了的，你要冷水，那把吊子裏也有。要不要我來給你倒？」

「媽，我自己會倒的。」

她一方面拒絕了母親的好意說：一方面就自己立刻倒起臉水來揩面。

然而，母親卻還要在她的旁邊催促她說：

「麗媛，你快些洗臉吧！時候不早啦！已經九點半啦！」

「怎麼？（從枕頭底下拿出她的手錶來，且看且戴）唔，真的已經九點半啦！」

媽，那你已經起身半天嘞！」

「可不是嗎？我一清早起來，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囉！」

「媽，你的病還剛好，你還應該多休息休息才是。」

說時，她已經洗好了臉，而正在梳妝檯上開始梳妝了。

可是這一句體恤她母親的說話，在母親的官感上似乎特別敏感地，激起了她
那不堪回首的牢騷，而哆嗦着說：

「唉！現在也沒有辦法囉！從前你爸爸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是住洋房坐汽車
的公館人家，就是你哥哥還沒有出事之前，我們也還雇着一個老媽子哩！誰想到
生活程度這樣高，如今我們連用一個老媽子的福氣都沒有了呢！」

她聽了母親這番不勝傷感的話，使她也不由得「今昔桑滄之感」起來。

本來，她正對着鏡子用梳子梳理着她自己的頭髮；母親還是站在她的背後，看伴她梳理頭髮：如果她肩膀上黏有梳下來的髮絲，母親便會替她一根根地扔掉。現在，她忽然發現鏡子裏的母親正在暗地裏流淚，因此她心裏格外地難受。但是她卻壓抑住了她自己的情感，她的眼眶裏始終也沒有透露出一點兒淚意來。因為她知道她自己對於這個家庭的復興，現在正負有大部分的責任；她必須自己實地去幹，第一就應該馬上想法子使哥哥恢復自由。

雖然這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然而她想信至少是總會成功的。所以她咬緊了牙齒，而在那裏思索着這筆可以營救哥哥的一百五十萬元的款子，從何而來？

說實話，這筆款子的來路的確是有一條的，問題是在她自己肯不肯？

原來最近最跟她非常熱絡的，有一位姓鄧名榮章的舞者，是一位地產商和投機商，所以手裏很有幾個錢。他差不多每天總要喊她去坐兩隻檯子。有時候還帶她到外面去吃夜飯或者看戲哩！就是昨天穿在她身上的旗袍，和穿在她腳上的皮鞋，以及挾在她手臂中的大紅皮包，也都是她那次很普通的條斧內開得來的。當然，一半兒還是出乎他自己情願買給她的。她覺得他對她確實是慷慨到極點。

接着她就想起了昨天他和她的談話來：

「麗娜，如果你在C R B上面有什麼問題，我一定是非常願意來幫助你的。」

「真的嗎？那末假使我現在需要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的這樣一個數目，你不是也肯幫助我？」

「這就要看你跟我兩個人之間的交情如何啦？」

「像我們現在這樣的交情還不够嗎？」

「似乎還差得很遠吧？（停）不過，事實上也祇要再進一步就是啦！」

「再進一步？」

「嗯，當然我並不想娶你，然而我是一個生意人，所以我對於什麼錢，都是含有買賣性質的生意經的啊！麗娜，你不怪我這幾句話說得太粗俗嗎？」

「我哪兒有資格可以來怪你呢？可是鄧先生，你爲什麼倒不想娶我呢？」

「說出來實在也怪難爲情的，因爲我的內人很厲害！」

「尊夫人準會吃醋的嗎？」

「這還用說嗎？不過，如果你也對我很有意思的話，那我們總也可以想辦法

另外再組織一個小公館的啊！」

「那末你知道我是不是對你很有意思呢？」

「這我自然不知道啦！因為女人的心理本來是最難捉摸的，譬如現在你跟我這許多說話，我當然是知道你在跟我開玩笑囉！」

其實，她倒並沒有存心和他開玩笑，而完全是站在理智自我的立場上，以假想口吻的態度來試探他。但他卻誤會了她。既然他認為她是開他的玩笑，她就不能不默認了下來。

可是現在她想起這一筆可以營救哥哥的一百五十萬的款子，實在祇有鄧榮章這一條來路。然而這筆款子，她是不能就此可以到手的，她必須要用犧牲她自己的代價去換取的。

同時她又想起他的年紀至少已有四十開外，據他自己說，也有三十九歲了呢。可是她自己還祇有二十一歲哩！因此，她立刻不自覺地面紅耳赤地羞慚了起來。

這時候，潛蓄在她眼眸中的神情，像被網在悲哀和憤怒的經緯所織成的那個

煩惱的網裏一樣地痛苦。

可是站在她背後的母親，她老人家除了只知道暗自流淚之外，怎會知道她有如此不堪設想的隱衷呢？

六

世界上最疼愛自己的，莫過於仁慈的母親吧！

麗娜的母親因為所生祇有她們兄妹二人。自從哥哥捉將官裏去以來，母親也就分外愛護地關注她的起居飲食了。就是一星期以前，她老人還在病中的時候，也總是時常要對她問長問短的。

不錯，何況現在能够勉強維持這個家庭的，完全是靠她女兒一個人。所以近來她對自己女兒的態度，總好像是等於老媽子伺候大小姐的情形一般地小心周到。當然她自己是決不會覺得如此的。可是在她女兒的心裏，卻早有這種於心不忍的感覺了。

現在麗娜已用過了早膳，她眼見身體還很衰弱的母親，正在那裏替自己收拾

碗筷。於是乎她那善感的心湖，正如受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打擊似地，猛然濺起了惶惶愧愧的水花。因此她阻遏母親的說話，也是非常躁急和厭煩的口氣：

「媽，我原說還是我自己到樓下廚房裏去吃好，可是你一定要給我拿上來吃。現在我不要你拿下去，我要你坐着，等會兒我自己拿下去。」

「你就別跟媽鬧彊扭啦！這時候我本要上小菜場去買小菜哩！我是順便給你帶下去的。」

麗娜沒有話說。可是母親卻還在那裏向她嘮叨着：

「剛才你不是說，今天上午你還要出去嗎？現在你也應該換起衣裳來啦！早些兒出去，早些兒回來，我在家裏等候你吃中飯。（停）噢，麗媛，你告訴我，今天你喜歡吃什麼菜蔬？」

「媽，這你實在不用問我的哇！你隨便買些什麼就是啦！」

「又是隨便！你不知道隨便是最難買嗎？」

「那末媽自己愛吃什麼東西，就買什麼東西吧！」

「好啦！我也不跟你再說下去了，你快些兒換衣裳吧！」

「知道啦！媽。」

她一方面望着母親的背影說；一方面便走近衣櫥，預備去揀取衣服。

母親早已走下樓去了。她端詳着衣櫥裏面的衣服。她覺得在這些舊衣服中間，委實沒有一件是她現在所喜歡的。她不禁自己可憐起她自己來。

結果，她還是拿了昨天所穿的那件新做的單旗袍，和那件八成新的短大衣。前是鄧榮章做給她的；後者是哥哥做給她的。因此鄧榮章那張肥頭胖耳的笑臉，和哥哥那張灰色苦笑的瘦臉，成了對照地開始浮盪在她的腦海裏。雖然，她現在穿這件衣服，是打算赴紅十字會第三醫院去探望葉舫的。

她對於那張笑臉的印象，總是介乎既不歡喜，也不討厭之間。不過她對於他那闊綽的生活形態，心裏確乎是非常羨慕。要是他的年齡和她相仿而還沒有結婚的話。她倒很願意做他的妻子，一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她對於那張瘦臉的反應，卻是使她一籌莫展。不，祇要她跟鄧榮章的關係能够再進一步，達到他的目的和滿足他的野心，那末他必然可以救她的燃眉之急——使她的哥哥馬上能够恢復自由——並且，她的母親也可以下半世有了靠傍。

她穿上了這件鮮豔奪目的最時式的衣服，再穿上了那雙黃白皮鞋，在櫥門上的着衣鏡裏欣賞着她自己的身段姿勢，自己也覺得很美。

她記得鄧榮章第二次要她坐檯子的那天，她是在揚子做茶室。他和她跳了幾隻舞之後，忽然笑咪咪地對她說：

「楊小姐，我們雖然還是初交，可是我覺得你跟我跳的舞，實在跳得太好啦！而且你對我的態度也是再好也沒有啦！所以我想送你一點兒東西，但我不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

「鄧先生，你真太客氣啦！」

「說真的，現在我陪你一塊兒出去買，假使你喜歡什麼東西，你現在就告訴我好不好？」

「好，既然鄧先生這樣誠心誠意，我也不跟你客氣啦！我所需要的東西很多呢？實在沒有錢買。譬如皮鞋，我還是穿這雙黃的，就是這個皮包，也已經不新式啦！不過，我最喜歡的最需要的倒是一件衣服料子。」

「那末，我眼前先陪你到南京路老久章去，把你最喜歡最需要的先買，好不

好？」

於是她向他微笑地點點頭。

接着，他便立刻買票把她從舞場裏帶出去。

他們一塊兒坐在三輪車裏談談笑笑，不知不覺地就到了目的地。

可是在許多玲琅滿目，美不勝收的衣料中間，使她幾乎像大觀園內的劉姥姥一般，炫惑迷亂得一無主意，簡直不知道該買那一種才好？

結果，還是鄧榮章替她選定了這一件深黃淡綠色底子花樣的真絲織品的料子；並且連做工都替她付清。只要她自己在五天以後憑發票前去拿取可也。

昨天她第一次把這件衣服穿在身上，心裏是滿意到極點。就是鄧榮章看見她穿這件衣服，也連聲不迭地讚美她來着。

七

現在她在鏡子裏再鑑賞着這件旗袍的做工：低領短袖，西裝式的肩膀，只有幾顆暗裝在右肩上的襷紐；腰身配合，長短適中，下擺和臀部也是那麼稱心；特

別是胸部做得更好，使她豐隆的乳峯，越發明朗地凸出了曲線美來。

這時候，她真感激做這件旗袍的成衣匠；同時也感激買這件料子的鄧榮章。她還是站在那口衣櫥面前，向鏡子裏再打量着她自己的臉。

臉的確是鵝蛋臉。細彎彎黑長長的蛾眉，是她最美的一點，而且正諧和着單眼皮與白多黑少的金魚眼——圓靈靈地幾乎突出了她整個眼眶外。所以在她憂愁的時光，便會很明顯地強調着她那神經質似的癡態；而在她歡樂的時光，便會更加增妍她那美麗的笑態。

雖然太厚了一點的眼泡，是美中不足的弱點。可是她已用一種淡黑的色彩塗成了媚惑性的眼圈，就完全補救了這一點小疵。不過以前她是絕對不注意這種化妝上的技巧的，還是最近她聽從了小姊妹淘裏的勸告才實行的。

至於她的稍扁的鼻子，和鼻樑兩邊的雀斑，都是常常使她自己暗自發惱的所在。

幸而，她的嘴巴生得很美，兩片不大的薄嘴唇，在她說話時，特別是笑時，就會露出一口白而整齊的牙齒來。這便是葉舫曾經讚美她有「笑的美」的發祥

地，更是足以使她引以自傲之處。

今天她沒有塗嘴唇膏，也沒有搽胭脂，只是略略地敷了一層香粉。因此很有幾分自然美的風韻。那是她爲了要迎合葉舫的偏愛的心理。

再說她最憎惡抱怨自己的，便是她那永遠這般矮胖了的身體。她相信將來，有一天她一定會變成一個臃腫可怕的婦人。那時候，她的青春也完全衰老了；她再沒有像現在這樣能夠和實生活抗爭的力量。因爲她已是許多孩子的母親了。

不過，她不知道她所幫助她丈夫撐住着的那個家庭，是否是一個美滿的家庭？更不知道她未來的丈夫是誰？

她冥想到這裏，不由得滿臉通紅地害起臊來。

她終於意識到一本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裏面正有幾段文字，是她眼前再要看一遍的。

於是她就忙着尋找那一本書了。

不久，這本書固然給她找到了；並且她所要看的幾段文字也很容易地給她翻到了。每一個字的旁邊都圈有她自己所圈的密圈：

「目前所謂性的或婚姻的自由者，大多數還是女性的以性愛換取生活的給養，男性的以金錢換取性愛的滿足，但這樣結成的『自由』婚姻的維持是有着限度的；當支持愛的金錢乾涸時，當換取給養的愛因青春的消逝或分給家庭中的新人員而有些缺殘時，婚姻的基礎也就要動搖了。」

於是我們乃見到婚姻糾紛起着急劇增加的趨勢：「重婚」「誘婚」「遺棄」「不顧瞻養」是常發見於這種婚姻糾紛中的名詞。離婚法庭上的互相指摘，與合歡筵上的戀愛報告，成為慘酷的對照。

被遺棄者發表於報上的舊日情書，沒有不寫盡當初的真愛；而報告給調解人或法官聽的負情行為，則相愛的人似乎皆是最惡的仇敵還要惡。說那種婚姻是眞愛結成的也可，說是欺騙促成的也無不可。實際上非但法官或調解人辨不明那種婚姻糾紛中的是非，連糾紛中的當事者也說不清誰是誰非。」

這麼看來，最不幸的是做一個女人的了？除非你的心理上和生理上沒有性愛的本能，你可以一輩子不嫁丈夫？她想。

可能的嗎？她自問。

做不到的吧？她可懷疑起來了。

少頃，她完全否定了她自己的疑問。因為她的腦海裏已經有了一個準確的結論啦！

所謂結論者，原來就是最近那個不要臉的女作家蘇青所修正的一句孔老夫子的格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慾」是也。

八

其實孕藏在她心深處的祕密，確乎是要想嫁人，雖則過去他們兄妹倆都喜歡抱獨身主義，她們認為男婚女嫁都是自入牢籠的苦痛，都是自投羅網的煩惱。所以她只要在社會上有事情做，寧可一輩子不嫁人。但是她卻跟哥哥一樣，也需要異性朋友供她姿意玩弄。因此她曾經玩弄過不少的男性，被她玩弄得最厲害的，便是方鶴聲和吳海文兩人。而且當時還掀起了一場不很平凡的風波，幾乎把全上海的社交界都騷動了起來。

然而現在她一想起方吳兩人的事情，就會使她非常地懺悔她自己的過去。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她這種浪漫思想在目前這種突飛猛漲的生活程度之下，已經再也沒有立足之地了。事實可以勝於雄辯：她好好兒在那家百貨公司裏服務，爲什麼要遭罹到解散？相反的，如今她做了舞女，她不但不能再有工夫去玩弄任何一個男性，而且她每天勢必要給男性們所玩弄。

因此，她內心的痛苦，與日俱增。她要脫離這痛苦的桎梏，除非不做舞女，另找正當的職業。可是在這個「粥少僧多」求過於供的社會上，畢竟是難以使她如願的啊？所以她在到處「此路不通」的路中，只有這一條——凡是女人都非走此路不可的——路可走，就是「嫁人」啊！

是的，她爲了要營救哥哥的那筆一百五十萬的款子的來源，她爲了要幫助哥哥第二次做人的關鍵，她爲了要解除自己褲腰生涯的鎖鍊，她爲了要讓自己覓取生活安寧的前途的歸宿，她就得勇敢地去走這條「嫁人」之路。這問題盤旋在她的腦筋裏，佔有了她整個的思想，實在已不祇一日了。

自從她還沒有做舞女以前，她將預備下海的消息向她的同學們，同事們，以及幾個很普通的男朋友宣佈時，他們（或他們）都認爲她是自甘墮落。所以大家

不但不同情她，而且以冷諷熱朝的態度對付她，甚至於把她目爲一個不屑爲伍的人。

那時候，中傷了她的好勝性，而爲之憤懣滿懷。

可是，不久她做了舞女，才知道這碗飯的確是十分難吃：她不獨是要忘記自己的憂愁，強作快樂的笑顏，才能換取舞客們隨意佈施給她的舞票；並且她必須要忘記她整個本來面目的自己，而將自己靈魂去寄托在每個舞客的身上，以他們隨心所欲的歡喜作爲她自己的歡喜。這樣的她，不簡直是他們大家的一件有血有肉的活玩具嗎？

因此，她的自尊心掃地。她覺悟了！她是完全覺悟了！她知道自己在墮落了。不過，她倒並沒有怎麼樣後悔。

做舞女雖然也是女子立足於社會的一種職業，可是這倒底是自騙騙人的說話。就是可能如斯，她也受不了她那內心的無邊苦痛。所以這種忘憂於狂歡的醉生夢死的生活，她早已厭倦了。

然而，她卻每日每夜還是要跑進這些燈紅酒綠的魔窟裏去，向那般大腹賈

暴發戶，不務正業的公子哥兒，以及撈血將軍的公務人員等有錢的人們賣笑賣跳。豈不教她心酸乎？能不令她悲哀乎？

於是乎，這嫁人的意念就開始由妄想變成了幻想，由幻想變成了理想，逐漸地滋長在她的心頭。猶如飛揚在天空中的一粒蒲公英的種子，冉冉地降下來，降下來，終於落在適當的土壤裏，牠慢慢地發了芽；牠一天天地生長着，而終於長成了一棵很茂盛的蒲公英一樣。

嫁人？鄧榮章不是很有要想娶她的意思嗎？不，她是決不會嫁給他的：她不願意嫁給一個年齡可以做她爸爸的丈夫；她更不願意嫁給一個已經有了妻子的丈夫。

那末她應該嫁給誰呢？難道再去嫁給方鶴聲或者吳海文嗎？他們卻早已和她一刀兩段啦！也許他們早已娶了妻子啦！就是沒有，他們要是知道了她已經做了舞女，恐怕也不會再要她了吧？

幹嗎要捨近就遠地想到他們的身上去？

對啦！她應該想到葉舫的身上去才是。她昨天不是剛接到他的來信嗎？她現

在不是正想前去探望他嗎？

然而，她竟會虛心地狐疑起來，是多麼紊亂的心緒呵！

九

這新開路上的一千七百五十號的門牌，又讓麗娜坐在黃包車上看見了。於是她就立刻命車夫停下來。她付去車錢，便走進了這個紅十字會第三醫院。

這地方究竟是她最近已經來過好幾趟了，所以她才像不速之客似地熟門熟路了。

不一會兒工夫，她就到了葉舫的房間裏。今天她並沒有給他帶鮮花來。但是她的到來，似乎已經使葉舫感到意表地高興。

那時候，他正坐在床上和他旁邊的一位病友聊天呢。他一看見她推進門來，他就像平常人一樣從床上走下來，馬上跑近她的面前，滿面堆着笑容，不勝欣慰地歡迎她說：

「密司楊，我真想不到這時候，你也會來看我？」

「可是我也真想不到昨天晚上我會收到你的信呢？你的信可真寫得好極啦！」麗娜一面笑着說；一面注意他那瘦癯的臉型，確乎已經比上一次她來望他時好看得多；雖然還不十分有血色，總是清秀的慘白，可是再沒有闇沉的晦影滯留在他的眼圈裏了。

接着，葉舫就指着他自己的床鋪，也笑着向她說：

「請坐！」

「好！」

她坐了下來，於是他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那時候滿屋子睡在床上的病人：有的正在微聲地呻吟；有的正在呆呆地沉思；有的正在呼呼地濃睡；有的卻正在注意着她跟葉舫兩人的態度。

「葉舫，今天因為時間很侷促，來不及給你買鮮花啦！」

「你太客氣啦！你瞧，你上次給我帶來的鮮花，不是還好好兒地插在瓶裏嗎？」

「真的哪！（停）你信上告訴我，下星期一你就可以出院了，這事情是真的

嗎？」

「你瞧，我現在不是已經跟平常人一樣了嗎？」

他說時就像小孩子似地向她手舞足蹈了起來，以表明他自己的確是已經要恢復健康了。

但是她卻異常關心他地柔聲地說：

「我說你還是多在床上躺一會兒好！凡是生病剛好的時候，對於飲食起居，應該格外仔細才是。當心着了涼，也當心吃壞了肚子，萬一病復發起來，一定是非常危險的，所以你千萬別這樣大意！」

「奇怪！你這話竟會跟這兒看護小姐所說的一樣。密司楊，我想你從前大概也當過看護的吧？」

「別這麼客氣好不好，你又忘了嗎？我不是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嗎？以後你也叫我的名字！」

「唔，麗娜，我真忘啦！」

「下次我可答應你再叫我密司楊啦！」

「是啦！麗娜，要不要再加上親愛底三個字，跟信上一樣地稱呼你？」

「那倒也不必這樣肉麻！」

這時，他們倆的說話聲音很低，低得只有他們自己可以聽見。接着他們就開始互相歡笑起來，無聲地。

「真的，麗娜，我的病的確是已經完全好啦！」

「好了是最好啦！不過，我總覺得你還應該隨時隨地當心哩！」

「麗娜，我問你，你是曾經當過看護的嗎？」

「沒有！這不過是一點兒很普通的常識罷了，也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呢？真是——」

「你不知道我的病已經好了嗎？」

「就算你已經好啦！但我現在要你像我上次來看你的時候一樣，仍舊替我睡在床上！」

「爲什麼？」

「（笑着）我命令你！」

「你命令我？」

「嗯，你肯聽我的話嗎？」

「好好，我聽你的話，我睡！我睡！」

葉舫果然又像小孩子似地立刻睡到床上去。麗娜居然如他母親似的替他慢斯條理地蓋起被頭來。

她不由得對他笑個不停；他自己也在那裏下意識地好笑着呢。

可是，這情景，在睡在他附近床上的兩個病友的眼光裏看來，正彷彿在那裏觀他們表演了一場很輕鬆的喜劇，是何等逼真有趣的演出呵！所以幾乎都已經笑痛了他們的肚子啦！

半晌，葉舫可實在受不住這強睡的束縛，他突然坐了起來，倔強的口吻中卻帶着很委屈的意味說：

「不成！麗娜，你不能這樣專制，你要把我悶死啦！你不知道你現在要我睡在床上是多麼不舒服哇？」

「那末你就這樣靠在床上吧！（笑着）乖乖地聽我的話！」

「麗娜，你真的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了嗎？」

十

他一邊依從了她的說話靠在床欄上；一邊就貪婪地望着她，覺得他對他是多麼地親切體貼呵！

她不禁有點忸怩起來，但是她極力以嫵媚而嬌癡的笑容來掩飾她自己的虛心。並且她還故意認真地哄着他說：

「不錯，我的孩子，你肯這樣聽話，我就不能不疼你啦！」

「這麼說，麗娜，我不是還應該叫你一聲媽媽嗎？」

「對啦！乖孩子！」

她雖然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可是她心裏卻非常快活，所以她抿着嘴巴，又吃吃地笑將起來。

她的粉臉已經笑成了關老爺，她的呼吸也已經笑得氣喘不迭，而且連眼淚都已經笑出來了。

然而，他卻連一點兒笑意都沒有，他只管在那裏瞪視着她笑。不久，他便嚴肅地說：

「現在你總笑暢快了吧？」

「嗯！（停）但是你為什麼不笑呢？」

「我已經給你討了便宜去，教我還能够再笑得出來嗎？」

「那你一定生我的氣囉！是不是？」

「並不，我以為這也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所以我讓你一個人笑去！」

「可是我為什麼偏會如此好笑呢？」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大概是你自己心裏很快活的緣故吧？」

「也許是如此，不過，我實在自己也不知道我心裏竟會如此快活的？」

「這或者是因為你平時心裏太悲傷了，遇到一些兒快樂的時候，你就非常快快樂啦！所以你就會笑成這樣子。」

「唔——」

葉舫這幾句批判性的說話，正像名家醫生之診斷病人，立刻道出那個病人的

病源來一樣。頓時她驚愕得啞口無言。

他們兩人之間的沉默空氣就此造成了；一個兒是愁容滿面地在那裏兀自兒發楞；一個兒是十分驚訝地在那裏凝瞪着對方。

隔了好一息時候，他終於忍不住地詢問她，語氣是沉着而溫和：

「麗娜，你怎麼啦？」

「唔，我沒有什麼？」

「你別瞞我，就是你不肯告訴我，我看了你那突然憂愁的臉色，我也已經知道你有很大心事哩！——（停）我想，不是關於你哥哥的，一定是關於你自己的，你說是不是？」

他這番明察秋毫的話，更如同迎面潑來一盆冷水似地使麗娜又是大吃一驚。

「你怎麼不說話啊？我對於你的心事，我想總沒有十分猜錯吧？」

他好不厲害啊？他再這樣地逼着她承認，她還能否認嗎？她簡直好比是強盜給偵探抓住了的鐵一般事實的證據，使她再也無從可以抵賴。她不能不向他點點頭，然後更低下了她的頭去。

「那末你快告訴我，麗娜，究竟是你自己的事情還是你哥哥的事情？」

「葉舫，你這樣關心我，我當然是非常感激你的，可是今天我不想告訴你，等你出院了，我再詳細地告訴你。反正大概的情形，小鄭已經告訴你了。」

「是不是這兒不方便？」

他輕聲地問她。

她點點頭。接着，彼此又沉默了好久時候。

突然，她看見兩位看護小姐已經替病人們拿進午膳時候的稀飯來，她一看手錶，果然已經十二點多啦！

因此她就服侍他吃稀飯。醫院裏的菜蔬是十分蹩腳的，幸虧他自己備有一點兒北京彩蛋之類的私菜，所以他可以一連吃三碗光景的稀飯。

她等他用過了午膳，才向他告辭，雇車子返家。

二十分鐘之後，她已經到了家裏啦！

母親正在家裏等候她吃中飯，一看見她回來，就向她問道：

「麗媛，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以爲你不回來吃中飯了呢？」

「我到醫院裏去看一個朋友，因為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信！」

她衝口而出地把真話吐露在母親的面前，連一點兒挽回和掩飾的餘地都沒有。

「噢，這是應該的，是你最知己的女同學嗎？」

「嗯！」

她將錯就錯地回答母親。

不久，她們母女倆就在這間樓下的客堂裏開始吃起中飯來。

十一

心事重重的麗娜，一隻手執着筷子，一隻手捧着飯碗，飯卻並不向嘴裏划。她儘管在那裏沉思。

母親爲了桌面上缺少了哥哥一個人，她老人家從來沒有愉快過。現在她看見麗娜不吃飯，使她咀嚼中的那口飯也就格外地嚥不進去了。因此，潛伏在她心房裏的無數悲哀的暗影，又開始活躍地湧現在她的眼前。

顯然的，母親是屬於往事的坎坷；麗娜是屬於未來的計劃。

因為母親常常會偷覷麗娜的臉，而麗娜有時候也要斜乜母親一眼，所以在她們的目光偶然相遇在一處的時候，彼此都是同樣淒鬱苦煩的心情，互相憐憫地共鳴着。

「麗媛，你告訴我，你哥哥是不是一定可以出來的？」

「是的，媽，你放心！他一定可以出來的！」

一是出乎「抵憤情深」的關心；一是出乎無限隱衷的安慰。停了一會兒，她

更安慰母親說：

「媽，你不知道我這幾天是正在怎麼樣為哥哥設法呢？」

「那末究竟有希望沒有？」

「當然是有希望的嘍！」

「既然有希望，那你為什麼現在不吃飯呢？」

「唔！」

半晌，母女倆都已用畢午膳。

麗娜在自己的房間裏洗了臉，約略地對着鏡子修飾了一會兒。一看手錶上的時刻，已經是一點多鐘。她預備立刻就去看她哥哥。

這時母親也從廚房裏收拾好了氣喘咻咻地跑上樓來。

「麗媛，你就要出去嗎？」

「嗯，我再去看哥哥一次！」

「很好，那末吃的東西，你多給他買一點去！」

「是嘞！」

於是她帶了哥哥的一套已經洗乾淨的短衫褲，便離開了家裏。

她爲了要替哥哥買些香煙、餅干之類，所以她沒有坐車子。不過，她在路上卻跑得很快。

香煙固然不漲，她在一家煙紙店中買了十包老刀片和兩小匣火柴。然而餅干卻漲得可觀，她在老大房買了一斤馬寶山的竟需一千五百餘元呢。她知道這是因爲米價日漲的關係。

後來她到了警察局，好容易走進了哥哥的拘留所裏。

她一眼瞧見了哥哥垂頭喪氣的樣子，蓬鬆了的頭髮像瘋子一般地掛在慘白憔悴的臉上，一雙失神的眸子嵌在深凹的眼眶裏，更顯得他萎靡哀愁的神情。

「哥哥！」

「喔，妹妹！」

楊鳳生彷彿在黑暗和寒冷交併着的地獄裏，得到了光明和溫暖，立刻使他迎上前去把麗娜擁抱在他的懷裏。

「妹妹，你這一大包東西又是帶給我的嗎？」

「嗯，只是一點兒，不過，對於你是都很需要的。」

「真的嗎？那一定是吃的東西囉！」

「是的！」

「要你化了好許多錢吧？」

「不，實在只有一點兒！」

她一邊十分驚奇地回答着；一邊就把手裏的那個紙包交給他。他打開紙包來一看，笑顏逐開地說：

「喔，香煙，火柴，餅干，還有襯裏短衫褲！——（停）妹妹，媽的病真的已經完全好了嗎？」

「嗯——（停）哥哥，你的臉色很難看呢？上星期我來看你的時候，你還沒有瘦得這麼可怕哇！」

「妹妹，我，我——」

「哥哥，你怎麼啦？」

「我，我苦死啦！我實在受不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我纔能够撥開雲霧，重見天日？」

十二

麗娜聽了哥哥這兩句抒發於嚴重的壓迫下的呼籲，頓時使她心裏難過得好比刀割一般。

因為近來她自己爲了要想讓他早些兒釋放出來，也在竭力地替他設法中。可是這事情挨到現在還不能夠解決，所以她也沒有一天不苦惱在「心有餘而力不足」

的情形之下，但在表面上，她現在卻佯作很冷靜的態度安慰他說：

「哥哥，你能不能再忍耐幾天？我一定會想法子把你救出來！」

「但是妹妹，上星期你不是也已經跟我說過，祇要我能够再忍耐一星期，你就一定替我想法子，把我放出來的嗎？」

「是啊！不過，眼前你總得繼續再忍耐一兩天哪！」

「難道一兩天之後，我真的就可以重見天日了嗎？」

「真的，最多也不過三天！」

「好，妹妹，我相信你！如果你能够使我回到家裏，那我一輩子都感激你！然而請你告訴我，你的計劃究竟是怎麼樣的？」

「我想這倒用不着告訴你，就是媽，我也不打算告訴她老人家知道呢？況且，你反正已經相信我啦！是不是？」

「唔！（停）也好，我相信你對於這件事情一定是很有把握的！」

「對啦！這纔是哥哥對我做妹妹的說話！」

於是她就與哥哥握手告辭。

她坐在黃包車上左思右想的結果，她咬着嘴唇決心犧牲她自己，以拯救她哥哥。

一刻鐘以後，她的身體已經出現在揚子舞廳的舞女休息室裏了。

杜曼華、張玲玲是麗娜最莫逆的小姊妹。她們只要一碰在一起，就會掀起滔滔不絕口的談風話浪來。

但今天，麗娜在她們中間卻始終保持着沉默的態度，因此玲玲不由得奇疑地問她說道：

「麗娜姊姊，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不錯，麗娜，瞧你好像有一腦門子的心事似的：究竟是爲些什麼哇？」

曼華也跟着這樣地詰問她。

她纔向她們強笑着說：

「我知道啦！一個人生一張嘴巴，就得說話；即使說不出什麼來，也得想法子說出幾句來。不然，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以爲你是變作了啞巴啦！像曼華祇說我有心事，還算是客氣的呢？」

她這幾句說話早把玲玲笑得闔不攏嘴來。曼華半笑半嗔地故意奚落她說：

「你這張嘴可真利害！人家好心眼兒地關心你，你卻反而攻擊起我來啦！我是決不會來收拾你的，當心你的老朋友鄧榮章，他會把你收拾得服服貼貼！」

「噢，我明白啦！你原來是說你自己，不錯，你的確應該當心點兒，當心你的小開達令小周，他纔會把你收拾得服服貼貼呢！玲妹，你說是不是？」

麗娜對於曼華的譏刺，雖然十分恐慌，但她極力地鎮靜，終於一報還一報地把曼華的祕密也宣佈了出來。

玲玲只管微笑。曼華卻羞慚得什麼似地。

無俄，音樂聲開始在洋琴鬼的樂器上悠悠揚揚地響起來。

她們三個人的話匣子也都自動地蓋住了。

麗娜隨着許多小姊妹走進了舞池裏。她剛剛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金澤民已經悄悄地走近她的身邊，向她咬了咬耳朵，她就非常高興地走向十七號檯子來。

鄧榮章的口中正含着一根雪茄煙，向她不住地點頭微笑。她就嫣然一笑地坐在他的身旁了。

她眼見他今天所穿的西裝，是一套全新的淡綠色的凡力丁，打一根很鮮豔的領帶，足上的白皮鞋也是全新的。總之，他在她的眼光裏，確然是氣派最闊綽的人物。

她打量着他的臉，老是那麼泰然於處世的樂觀，尤其是他那精美的小鬍子，老是使她有些兒肅然起敬的感覺。

今天她爲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拚命地灌他的迷湯來着。

跳舞的時候，她的臉貼在他的臉上。忽然她發現曼華的臉也貼在小周的臉上；其實曼華早已在那裏注意她了。於是她與曼華就彼此扮了一個會心的鬼臉。

十三

傍晚，在一家咖啡館的火車座上，麗娜果然十分勇敢地開始跟鄧榮章談判了。

如果說，這也是一件買賣的話，那末她是願賣者，他是願買者。

「榮章，現在我真的需要這一筆款子，你倒底答應不答應？」

「這一點兒數目，在我自然是不生問題的，不過你是不是今兒晚上也肯答應我的要求？」

她赧顏地低着頭，在揉弄她自己的衣裳角，誠然是少女忸怩和嬌癡的姿態。

「哈哈，麗娜，怎麼啦？你也會害躁嗎？」

「嗯，怪難爲情的！」

「那末，麗娜，這筆錢你是不是馬上就要？」

「嗯，並且最好是撥款單！」

「這也是你的運氣好，今天我剛巧做了一筆地產生意，一共賺了五百萬，一張二百萬的，一張三百萬的撥款單，現在還藏在我的身邊裏哩！」

說時他就從衣袋取出一隻皮夾子來，再從皮夾子裏取出兩張撥款單來讓她看。同時他很慷慨地就把那張二百萬的給了她。

這時候麗娜的心裏真是又高興又感激，她端詳着那張還是「中央儲備銀行」的撥款單，柔聲地說：

「達令，我不是還得找還你五十萬嗎？」

「算啦！麗娜，只要你肯真心地愛我，那我的就是你的啦！何必彼此要分得這樣清楚呢？」

「達令，你真慷慨！我真感激你！」

她邊說邊把那張撥款單小心翼翼地放進皮包裏。

他呢，喝了一口咖啡，將嘴湊近她的耳畔，輕聲地說：

「麗娜，我的小寶貝！今兒晚上你不用到大滬舞廳去啦！我們一塊兒上大三元去吃夜飯，吃好夜飯，我們就上國際飯店九樓，在那裏有我的長房間。」

「達令，一切都願意服從你的命令。不過，我一定先要到家裏去一趟！因為媽正等候我這筆款子拿回去呢？我知道她老人家一定已經等候得很心焦啦！」

「唔，（停）麗娜，這你不是太使我爲難了嗎？」

「榮章，如果你一定不放心的話，你可以一塊兒陪我到家裏去的！」

「既然你一定要到家裏去一趟，那末我們現在就走好不好？」

麗娜點點頭。

於是他們倆就離開了那家咖啡館，同坐了一輛三輪車，向前馳去。

在車子裏互相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地就踏進了麗娜家裏的那條弄堂裏。

接着，車子就踏到了麗娜家中的後門口，她笑着要求他說：

「榮章，實在因為我家裏太亂七八糟啦，不能夠讓你進去，祇好委屈你在車子上等候我五分鐘，最多十分鐘，我跟媽說幾句話就出來！」

「麗娜，你不該如此掉我的鎗花啦！」

「真對不起，屋子實在太小太髒啦！過幾天等我打掃打掃，再教媽燒幾樣菜蔬，請你來吃中飯好不好？」

「好好，我就坐在車子上等候你，你快進去快出來！」

她再向他笑了一笑，就從身邊取出鑰匙來，開了門跑進去。門「砰」的一聲，便打斷了鄧榮章和三輪車夫的視線。

十四

當麗娜跳躍着奔進了客堂裏的時候，她看見母親正在那裏等候她回來吃夜飯。於是她便對母親說：

「媽，你還沒有吃嗎？今天夜飯我不在家裏吃啦！我爲了怕你等我，挨餓，所以我現在特地回來關照你一聲，飯已經冷了吧？你可以吃啦！我到樓上去拿一點東西，就要出去的！」

她說畢，一回頭，跑出了客堂間，得，得，得，逕自走上樓去。

她跨進了自己的臥室，就將那張撥款單從皮包裏摸出來，立刻鎖進了她自己的小皮箱內。

然後，她在梳妝檯上略略地敷了一點粉，再用木梳理一理幾根蓬鬆了的頭髮。蹬，蹬，蹬，就走下了扶梯，立刻又奔進了客堂間裏。母親果然一個人已經在那裏吃飯了。

「媽，今天晚上，我也許不回來啦！」

「不回來啦？」

「嗯，因爲有一個很要好的小姊妹，她約我散了舞場，一塊兒到她家裏去玩，說不定她還會留我在她家裏過夜呢，所以我現在順便告訴你一聲，好讓你放心！」

「麗媛，我可不明白，你的小姊妹爲什麼不約你白天上她家裏去玩兒呢？」

「媽，你有所不知，我們當舞女的總是把白天當作夜裏，因爲上午我們差不多大家都要睡覺，下午呢，就得上舞場裏去做茶室，你想我們白天還有空嗎？」

「那末你到你小姊妹那裏去玩就回家！」

「原是啊！不過，假使遇到了警報，或者玩得太遲了雇不着車子，那不是小姊妹就要留我在她家裏過夜了嗎？」

「唔！（停）好吧，麗媛，要是這樣，那你祇好就在你的小姊妹家裏過夜啦！」

麗娜雖然已經把母親哄騙得深信無疑，但是當她離開母親身邊的時候，她卻忍不住地回過頭去，偷偷地向她老人家的背影看了一眼。她覺得母親真可憐！她覺得自己更可憐！

這時候，鄧榮章在車子上真已經等候得有些不耐煩了。他懷疑麗娜會給他當上。忽聽得那扇後門「月」地一聲，他的意中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向他嬌笑。

麗娜輕輕地把門碰上，接着便向他很嫵媚地說：

「榮章，你一定以爲我不會出來了是不是？」

「沒有，我知道你是決不會失信用的人！」

他回答她的時候，她已經坐上了車子。因此鄧榮章就吩咐三輪車夫馬上踏到南京路大三元去。

從這時候開始起，麗娜就好像無形中受了一種什麼力量所支配，她再也沒有一點兒能够自主的意志，她對於他的一切說話，好比是僕人對於主人的命令一樣，確實是毫無反抗的餘地。事實上她那已經麻木了的腦海裏，根本也不會再有反抗的思想存在。因為她這半個月以來的下海生活，早已使她習慣了陪伴着男人們在一起玩的情形。

所以，鄧榮章把她帶到大三元，用過一餐很豐盛的晚膳；又把她帶到中國大戲院，看了一本很精彩的血滴子的佈景戲；最後就把她帶到國際飯店來。這些凡是在當過一年半載紅舞女的目光裏看來，都是司空見慣，而無庸大驚小怪的。就是麗娜，她也看得非常輕描淡寫了。

國際飯店確乎是富麗堂皇的大飯店。麗娜覺得鄧榮章的這間長房間，更是清靜幽雅，她恍惚處於無憂之宮的夢境裏。

不錯，她的心裏祇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情調：是好奇的，是懷疑的，是害怕的……這些思緒交織成的幻覺，她彷彿自己真在那裏做夢呢！

她偶然抬起頭來，她就瞥見在她身旁的鄧榮章，正在悠閒瀟灑地抽着雪茄煙。那馥郁的香味一陣陣地送入她的鼻孔內，使她有點昏迷恍惚。

突然，他伸了一個懶腰，沙發中的彈簧立刻震動了她整個的身體。

那時候，她發見他那小鬍子的嘴邊，正浮露着勝利的微笑。

十五

第二天當麗娜從彈簧床上醒來的時候，她發現榮章已經先比她起身了。

是的，榮章這時候正坐在沙發上看報，他不期然地注意到麗娜醒後還睡眼惺忪的模樣。於是他放下了報紙就悄悄地走過去，一屁股坐在她的身旁，用極溫和的口吻說：

「我的小寶貝，我起來的時候，看你睡得很甜，所以我不敢打擾你，你睡得還舒服嗎？」

「很舒服！」

她先揉着眼睛回答他；然後再親暱地瞪視着他，悠悠然說道：

「達令，你起來已經有多少時候啦？」

「大概已有一個多鐘頭啦！（停）麗娜，請你原諒我，我不能陪你吃早點啦！我要到市場裏去啦！市場裏回來，還要到自己公司裏去走一趟哩！所以上半天我是不能夠陪你在—起啦！」

「沒有關係！」

「噢，等會兒你要吃什麼點心，你儘管揷電鈴叫侍應生拿來吃好啦！錢，你可以不用會鈔，他們會算在我的賬上的。」

「謝謝你！」

「噢，還有！這兒房間裏的浴室，昨兒晚上你也看見過，很清爽是不是？如果你想洗一個浴的話，那是再舒暢也沒有啦！」

「謝謝你這樣關心我，我倒很想洗一次浴呢！」

「噢，還有等會兒你出去車錢還有嗎？要不要我給你一點！」

「也許够用啦！不過你給我一點也好！」

「那末我（從身邊取出一卷鈔票來交給她）這一萬塊錢給你！」

「謝謝你！達令（停）現在你就要出去了嗎？」

「嗯——（看錶）已經九點五十五分啦！反正下半年揚子舞廳裏，我們再可以碰頭的！」

麗娜點點頭。猛不防她在她的臉上嘖嘖有聲地吻了二吻。使她因此惶惑在快速的陶醉裏。

接着，他就笑着對她說：

「這是外國派頭的告別禮，懂不懂？」

「達令，你真頑皮！」

「哈哈，我的小寶貝，在外國跟情婦告別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從昨兒晚上起，你已經算是我正式的情婦啦！你知道不知道？」

這話可把麗娜氣惱了，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悶聲不響地扭轉頭去。因為她發覺她整個兒自尊心已完全給他侵害破壞了，所以她就開始在那裏憎恨他起來。

當然，鄧榮章也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她，因此她才會和她鬧起這驚扭勁兒來。他不得不馬上向她認錯，而且百般地哄她，但都沒有用，她總是不去理睬他，使他簡直毫無辦法。

最後他就賊忒嘻嘻地跪在她的面前討饒了：

「麗娜，下次我再也不敢囉！你瞧，我已經跪在你的面前啦！」

「唔，你可真會演戲！快站起來吧！你不怕給別人瞧見嗎？再說，你是這樣大的人啦！幹嗎還要像三歲的小孩子一樣？真是！」

其實，她早已不忍再作難他了，那因為她看見放在枕邊的一萬元鈔票，就連想到昨午的二百萬的撥款單，而立刻使她的意念改變過來，她覺得他究竟是幫助她能够把哥哥釋放出來的救星和恩人，她實在不應該向他如此地擺架子。所以她對於他的下跪，心裏正非常慚慚呢。現在她連忙回過頭來笑着對他說。

因此鄧榮章就好如皇恩大赦似地立刻站了起來，態度顯得更加恭敬地喔啣着道：

「麗娜，你真的肯原諒我了嗎？」

「你啊！客氣起來太客氣啦！不客氣起來太不客氣啦！就是這一點不好！」
「真的！真的！」

「好啦！別這麼孩子氣啦！快乖乖地到你的市場裏去吧！我祝你今天一定發大財回來！」

「依你的金口，那末再見啦！」

「對啦！這纔是我的好孩子！我不送你啦！再見吧！達令！」

十六

麗娜穿着浴衣從浴室裏出來，便在牆壁上揷了一揷電鈴。

片刻，就有一個年青的侍應生走進來，向她很有禮貌地說：

「小姐，可有什麼吩咐？」

「你隨便給我拿幾道廣東點心來！」

「小姐喜歡吃甜的鹹的？」

「甜的鹹的都行！」

「是！」

那位侍應生退了出去之後，麗娜呆愣地坐在沙發上，雖然剛洗過浴，可是現在她還是覺得有點懶倦。她想起昨日晚上還是生平第一次與一個男人同睡在一隻床上的時候，她彷彿屋子裏每一樣東西都在那裏無聲地嘲笑她。她的臉上不由得立刻浮起了兩朵羞恥的紅雲來。

半晌，她纔寧靜過來，勉強地振作了精神，方始能够從事打扮。

因為這兒對於女人們化裝方面的東西，差不多應有盡有，所以她不消一會兒工夫，不但化妝已畢，就是衣服都也完全換好啦。

這時候剛巧侍應生已經把一大盤的點心放在桌子上。

「小姐，沒有什麼吩咐了吧？」

「嗯！」

於是侍應生又退出門去。

麗娜每道點心都吃了些，覺得肚子裏已經飽了。

她想她居然享受到這樣精美的早點，這不是靠鄧榮章的福嗎？可是這福不是

白靠的，是有代價的，這代價就是她已經失去她的貞操！

她何嘗不知道貞操是少女最寶貴的東西。然而，她爲了她自己的最親愛的哥哥，爲了她母親的唯一的兒子，她是不能不這樣地犧牲她自己。所以她對自己並不惋惜！她只有原諒自己，她只有同情自己。

不過，當她想到這時候的母親，她老人家一定以爲她在小姊妹的家裏。決不會想到她的女兒也會幹出這種下賤的事情來？就是哥哥釋放出來，他決不會知道他的妹妹竟會墮落到如此田地？是的，如果她自己一輩子不告訴他們，他們母子倆也就一輩子都不會洞悉她。

她又想起剛才鄧榮章的說話來：難道從此以後，她真的已經是他的情婦了嗎？情婦不就是姘婦嗎？姘婦是社會上最沒有地位沒有法律保障的可憐蟲！難道她願意讓自己永遠地做一個可憐蟲嗎？

不，決不，她畢竟是受過相當教育的新女性，她豈能明知故犯？

然而事已如此，木已成舟。她怎能再跟鄧榮章這個市儈型的人物的買賣反悔呢？

對，這是一種生意啊！她把一直保留到現在已經二十一年的少女最珍貴的東西賣給他，他願意用鉅大的物質代價來購買他所需要的性的解決。昨午她既然收了她的全部貨款，那末昨晚她自然是應該向他交貨的啊！

這麼說起來，她不是已經成了一個奇貨可居的高等的賣淫女人了嗎？

豈祇如此，並且從今以後她就不再是冰清玉潔的身體。但這也只好不去計較牠啦！因為她知道一個前進的時代女性是應該絕對地肅清封建思想的遺毒，而打破貞操觀念的。

可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立刻毒蛇似地開始啃喫起她的心苗來：要是日後她的肚子裏有了孩子的話，那該怎麼辦呢？那該怎麼辦呢？

打胎嗎？不，她不願意嘗受這種不堪設想的痛苦。

那末把孩子生下來嗎？不，她更不願意自己有這樣一個不名譽的私生子。

她如此左右為難地憂慮着，她也曾經想起醫院裏的葉舫來。她似乎自己已經墮入了黑暗無邊的深淵。她反抗，她呼籲，都沒有人來睬她。

最後，還是她自己喚醒了自己，安慰了自己，極救了自己：她想一個女人能

够懷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她自己還祇有一夜，哪兒會這麼碰巧？

那時候，她一看手錶，已經有十一點半啦！於是她就離開了國際飯店，立刻雇車返家。

十七

麗娜恨不得眼前有一個地洞可以讓她鑽，她對於母親窮究的詰問，實在有些應付不了。現在她只是佯作正在那裏拚命地吃飯，但是母親卻還在那裏嘖哩咕囉地說：

「麗娜啊！你別怪我多說多話，你今天的精神，可真不行啊，剛才你告訴我，昨日晚上你在小姊妹家裏打了一夜天的牌，我卻又瞧不出你一點兒失眠的樣子？至於你說你哥哥今天不出來，明天就一定可以出來，這話我也有些不相信，因為你從來不肯告訴我，你是怎麼樣地設法來着？」

「媽，我頭痛得厲害，請你老人家就少說幾句好不好？」

她簡直厭煩死了。自從她回到家中以來，直到現在吃午飯的時候，母親的嘴

差不多一停也沒有停過。而且所說的每一句說話，都好像已經發現了她的隱秘似的，使她怕抬起頭來讓自己的眼光跟母親的眼光相接觸。

午後，麗娜就逃也似地離開了家裏，身邊沒有忘記攜帶着那張二百萬的撥款單。

她前赴的目的地，自然是哥哥出事的那家銀行裏。

不久，她會晤了經理先生，就把那張撥款單交給他，撒了一個謊告訴他說，這筆錢是哥哥的一位很知己的女朋友拿出來的。不過那位女朋友不希望哥哥知道她，於是她懇求他一定也要保守這個祕密，千萬不要讓她的哥哥知道。

同時她又要求他找給她五十萬現鈔。先是他皺着眉頭有些不肯答應的樣子；後來經過她再三地懇求，他總算允諾了。這究屬那個時候撥款單掉換現鈔，還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哩！

最後，他的確向她保證：他今天一定使她的哥哥釋放出來。

於是她歡天喜地地回到家裏，先將一半現款交給母親買一擔米，一聽油，二擔柴。因為那時的米價還祇有十三四萬，所以還有錢好多，她再教母親另外多買

幾斤鹹魚鹹肉放在家裏。

母親手裏捧着好幾疊的新鈔票，驚奇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然而她對於她女兒這筆錢的來路，當然是要問一問明白的：

「麗媛，你究竟打那兒來的這許多錢？」

「媽！我不妨告訴你，你不可能給哥哥知道的啊！這是哥哥的一個女朋友交給我的。」

「你哥哥的一個女朋友？」

「嗯，她雖然已經嫁了人了，可是她還是很愛哥哥，因為我知道祇有她纔能够救我的哥哥，所以我已經去看過她好幾次，她每次都答應我一定替哥哥設法，今天我又去看她，她告訴我今天哥哥就可以出來了。」

「什麼？你哥哥今天就可以出來啦？」

「是啊！她的確是這樣地告訴我啊！並且她還交給我這麼多的錢，一半要我交給哥哥隨便做些什麼生意，一半要我交給你家用。所以我纔要你趁着物價還沒

有十分漲的時候，多買些柴米油鹽等東西放在家裏。」

「唔，阿彌陀佛！你哥哥這位女朋友可真有良心！麗媛，你快告訴我，她叫什麼名字？等你哥哥回來，我好告訴他。」

「啊啲！媽，你好胡塗！剛才我不是對你說過，你不能够讓哥哥知道，因為她千叮萬囑要我保守這個祕密的啊！」

「唔！世界上竟有這樣俠義心腸的女子？」

「媽，時候不早啦！我現在要到舞場裏去啦！（把另外的一半現鈔也交給母親）等忽兒哥哥回來了，你就把這筆錢交給他，你祇說是我要你交給他的，可千萬不要說是他的女朋友的。」

「唔！」

麗娜覺得一切都順遂，如同已經下了一副沉重的擔子，肩膀上感到非常地輕鬆。

接着，她又離開了家裏。

十八

午夜。

麗娜緊靠在鄧榮章的身旁，他們臂挽着臂地漫步在燈光幽明的馬路上，分外親切愛戀地談着天。

馬路上只有往來不絕的各種車輛，和稀少的行人，兩旁邊矗立着的房屋，都像沉睡了似地靜躺在夜神的懷抱裏。

偶然，她仰起頭來，雖則這黑黝黝的天宇裏，看不見何處是明月？可是卻有着那麼多的鬼眈眈似的星星，來替這夜都市的風景增色不少。

尤其那一陣陣怪寒意而怪舒爽的涼風，正堪令人陶醉而神往於「古人秉燭夜遊」的賦境。

「麗娜，你愛我嗎？」

「（本能地點點頭）達令，我說你不用伴送我，要末我伴送你！」

「好在我們倆的路徑差不多，誰也不用伴送誰，在應該分路的時候就分路，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當然是很好，既省車錢，又可以一塊兒聊天。不過，我回到家裏太晏

啦！」

「可是你昨兒晚上一夜天沒有回家去呢？」

「那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預先跟媽說好的？」

「可是告訴我，今天你家裏究竟是有什麼事情呢？」

「當然是有事情囉！不然，你想剛才在舞場裏，我爲什麼一定要向你請假哇？」

「那末明天晚上，我們總該在一起啦！」

「這還用說嗎？（停）榮章，我說，你現在你上太太那裏去應個卯，無論如何也是好的！」

「不錯，要不然，她的醋罐頭準會打翻了的啊！哈哈！」

當他們倆走入了一條較冷僻的馬路，夜色更形迷茫在靜穆的閨氛中，除了他們倆自己的腳步聲清皙可聞之外，便祇有那一聲又一聲的賣宵食者的叫喊。這淒涼的哀號正無限地蘊蓄着掙扎於生活本能的力量。

不久，她跟鄧榮章在一條三岔路口分別，她爲了要知道哥哥是不是已經回到

家裏？所以她歸心如箭地一個人努力向前跑，幾乎忘記了孤獨和疲勞。

果然，到了家裏，她就聽見哥哥正在和母親說話的聲音。

因此她趁着從門縫裏透出來的一點兒燈光，穿過了客堂間，就走進了她哥哥的書房兼臥室的房間裏去。

「哥哥，你幾點鐘回到家裏來的？」

「大概下午五點鐘吧！妹妹，我這一次能夠回到家裏來，幸虧你替我設法。」

「麗媛，你要叫我買的東西，我全都已經買好啦！還有錢可以多呢？可是今兒的晚飯，你爲什麼又沒有回到家裏來吃呢？」

「有一個老朋友請我上館子，我不好意思拒絕他。要是家裏裝一個電話多好，我就可以打電話來告訴你老人家啦！你們一定等了我很多的時候吧？」

「還好，（停）妹妹，你着了涼了吧？你的臉色這樣難看！」

「真的，麗媛，那是你昨晚在小姊妹家裏沒有好好兒睡覺的緣故。今天你又回來得這麼晚？（撫摩着她的頭髮）可憐的孩子！虧你成天到晚地在闖在外面，纔能够把這個家勉強地支撐着。（向鳳生）我真不忍你妹妹再做這種賣命的舞女！」

「媽，都是我一個人不好，連累了妹妹吃苦！」

「不，哥哥，你沒有錯！」

「是的，（向鳳生）不能怪你，我們應該怪這一次的戰爭，要是你們的爸爸不死在大世界的炸彈裏，我現在也不會如此的不幸。」

「唉！戰爭原是人类最罪惡的結果！（突然想起來）媽，另外的那筆款子，你交給哥哥沒有？」

「媽已經交給我啦！可是妹妹，你得告訴我這筆錢的來源，跟你設法救我出來的情形。因為媽始終不肯告訴我，要我自己問你！」

十九

夜是更加地深沉了。

麗娜睡在床上，身體疲乏得很想能够入睡，但不知怎的，她總是睡不着覺。

那因為浮現在她腦海裏的人物和事件，實在太繁雜啦！真像銀幕上的鏡頭一般地層出無窮：——

譬如有時候她彷彿自己已經正式嫁給了鄧榮章，而做了他的小妾。這事情竟給他的髮妻知曉，便和她吃起醋來，於是她們天翻地覆似地大鬧了一場。

不會的！這完全是自己的神經過敏。她剛剛如此地憬悟着，但另一種幻覺又立刻展呈在她的眼前：雖然她仍舊是他小公館裏的主婦，可是他對她早已日久生厭了，他已經別有所歡了。他不但每天不回來，就是他所供給她的生活費，也無形中斷絕了。並且他這樣地遺棄她，還在她身懷六甲的時候。

譬如有時候她發現了葉舫已經知道她是一個無恥的女人，他是那麼地恨她啊！他一方面當面嘲罵她，諷刺她；一方面也像過去的方鶴聲、吳海文一樣地在全上海的小報上毫不留情地暴露她的穢史，幾乎鬧得滿城風雨。

因此哥哥和母親也知道了，他們都說這是家門不幸，臉上無光。雖則母親似乎還肯原宥她，再三地安慰她，可是哥哥卻已經登了報和她永遠脫離了兄妹關係。

譬如再進一步，她就想到了死的問題：應該採取那一種自殺？自然是安眠藥水最適當。

後來，她果然是這樣地死了。於是她覺得她自己已做了怨鬼。然而誰是她的真正的仇人？鄧榮章，葉舫，哥哥，母親，實在都不是她的仇人；也可以說都是她的仇人。

前者她歸咎於社會問題不健全，與婦女問題不上軌道；後者她恨母親為什麼要生她出來？哥哥為什麼須要她設法救他？葉舫為什麼要和她存在着那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鄧榮章為什麼要用物質來摧殘她的貞操？

試問她這樣胡思亂想着，她還能睡得着覺嗎？

所以她自己猛然提醒自己，再不能讓這些可怕的幻想來控制她的思想了。她須要馬上安安靜靜地睡去。因為她的身體已是那麼懶倦啦！但可恨她的精神猶是興奮異常，使她的腦筋裏還會想出很多的事情來。

尤其是她不能忘記的，是哥哥適才所詰問她的說話，雖則她是回答得無懈可擊和無瑕可鑒：

「這事情教我怎能永遠不告訴你？不過，哥哥，我告訴了你，你絕對要相信我，否則我還是不告訴你好！」

「我相信你，妹妹，只要你告訴我，我一定相信你！」

「好，我說，你這一次能够釋放出來，完全是你的一位女朋友的力量！錢也是她給你隨便做些什麼生意用的。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我可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女朋友！」

「要知道她是最最愛你的人啊！」

「那你告訴我，她是誰？」

「她可不允許我告訴你，她不願意讓你知道。」

「爲什麼？」

「因爲她已經嫁了人啦！」

「她已經嫁了人啦？」

「嗯！」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那末你自己說是誰的力量才能使你釋放出來？是誰肯幫助你這許多錢？難道我有這種力量嗎？我有這許多錢嗎？」

「唔！」

「哥哥，我知道你是不會相信我的，所以在我未說之前，就要你先肯相信我的說話，現在你既然不肯相信我，也算啦！」

「妹妹，你別生氣，我不是不相信，只是不能完全相信，如果你肯告訴我她是誰？我就一定完全相信你！」

「不能，我得永遠替她保守這祕密，我已經答應她啦！」

「這麼說，妹妹，我暫時相信你的說話好不好？」

「隨你的便！」

她一想起自己對於哥哥爭辯的情形，她的心還是跳個不停哩！要是她的說話，一個不留神，有了漏洞，給哥哥抓住了把柄，她該怎麼辦？那真是不堪設想啦！

二十

夜是多麼漫長呵！

麗娜已經開亮了無線電燈。今夜她是索性不打算睡覺了。雖然已經打過了不多的呵欠。

她的上半身倚靠在床欄上，有點昏朦的目光，有點留戀地投注着她自己這間屋子裏的一切陳設：衣櫥呀，梳妝檯呀，放在那破凳子上的，是一新一舊一小一大的兩隻皮箱呀，還有放在那隻沙發旁邊的一口小書櫥呀，以及放在她床面前的一隻舊燈桌等。自從父親死了，她們賣去了從前的那座小洋房，遷移到這裏以來，這些已都是屬於她自己所有的東西，時間一年二年地過去，一直到目前，她還是這些東西的女主人。可是她覺得牠們是那麽平凡，沒有變化。

不錯，牠們也不會瞭解這位女主人的心理的。特別是在最近，牠們對於女主人的舉一動，似乎都值得懷疑一下：爲什麼牠們的女主人常常發惱地攆牠們，用力地擡擊牠們？可是相反的有時候牠們卻仍舊會得到女主人的撫愛——用鷄毛揣帚拂去牠們身上的灰塵，或者用抹布揩去牠們身上的髒齷——好在牠們都是視百年如一日，不會懷恨，也不會諂諛。

麗娜現在的確把牠們認爲終久是她的最忠實的老朋友。她不願意離開牠們，

她要永遠和牠們在一起。

所以她的目光在那裏向牠們懺悔：物質享受的虛榮心是女人們唯一的弱點，她也不能例外；她曾經討厭牠們，因為她所需要的是那些嶄新的紅木傢具。然而她是不會很容易得到牠們的，這種癡心妄想的存念畢竟是錯誤的，不該有的。

故而牠對牠們不再感到寒酸，有的是格外親切的意境。

這時候她拿起手錶來看，啊！不是已經四點三刻了嗎？可是天卻還沒有亮！唉，還沒有亮！

天總要亮起來的吧？她熄滅了無線電燈，靜靜地等待着，等待着。

聽，聽弄堂裏轟隆隆轟隆隆的糞車聲音，這是大都市唯一的報曉鷄啊！

是的，天確乎是在那裏開始亮起來了！她一眼不眨地凝望着玻璃窗外，天空正是黝暗的魚白色。

弄堂裏糞車夫高喊着怪聲，接着便是一片噪雜的娘姨們倒馬桶的聲音。

忽然，她就聽見扶梯上輕輕的脚步聲，她知道是鄰居的娘姨前來又替她們出清排洩物的器具。

果然，她看見一個瘦長的婦女的人影，摸索到母親房間裏，把那隻馬桶拿了
出去。

半晌，她又聽見同樣的脚步聲，在扶梯裏上來又下去。

那時候，光明已經漸漸地透進了屋子裏，窗外的天空裏，驅逐了迷濛的朝
霧，泛呈出淡藍色，冉冉加深，變成了一片紫色的朝霞。那疎淡的晨曦的黃光正
印在玻璃窗上。

天終於大亮了。

麗娜聽見隔壁房間裏一陣嚙嚙嗦嗦的聲音，她知道母親已在那裏起來了。

她把手揉着自己的那雙酸澀的眼睛，也想從床上起來。

可是她的身體再也不由她自主：頭昏，腳浮之外，她又感到嚴冬似的寒冷，
顫抖地抽搐着她的筋骨。

這病魔來臨的壓力，她畢竟是支撐不住了。

母親把房門口的馬桶拿進了她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看見麗娜攥着棉被睡在
床上，以爲她還沒有睡醒，所以不敢驚擾她。

可是吃中飯的時候，哥哥從樓下跑上來喊她，喊了半天也不聽見她的回音。因此鳳生祇好用手去推醒她，但他的手一碰到她那發燒似的身體，他立刻就驚惶了起來。

鳳生倉卒奔下樓去，將這個不愉快的消息告訴母親。

母親駭得面如土色。母子二人，飯都大家沒有心思吃了，他們馬上衝到麗娜的房間裏來。

母親發現她女兒像失去了知覺似地沉睡不醒。她知道麗娜的病勢一定不輕，所以立刻教鳳生去請大夫。她自己呢，就廝守在她女兒的身邊。

鳳生一方面請了一位最有名的大夫前來替他的妹妹診治；一方面就打電話給他的朋友金澤民，替他的妹妹在幾個舞場裏告了病假。

麗娜的病，無異是整個家庭中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二十一

麗娜能從惡性傷寒的沉疴中起死回生，完全是由於母親百般耐心地服侍，哥

哥無微不至地愛護。醫生一共祇不過請教三趟，然而錢倒用去了十多萬。幸而現在她已經告痊了。要不然，她寧可自戕，不願讓自己的病體去拖累母親和哥哥。

六月中旬的天氣，已是盛暑時候的炎熱。因為哥哥的房間裏要比較蔭涼，今天她仍舊在哥哥的床上午睡。

哥哥爲了負擔一家人的生活，雖然找不到職業，可是他在臨近一條比較熱鬧的馬路上擺一個書攤，專售各種報章雜誌，生意倒也不錯。吃飯的時候，就由母親拿去給他吃。

她自己原想再到舞場裏去當舞女的，可是母親堅持着不答應；而哥哥也已經替她設法向金澤民收回了那張未滿期的合同了。

因此她現在可以安心地在家裏養病。其實還有什麼病要養呢？養病兩個字只不過是母親與哥哥要她就在家裏享福的藉口罷了。

現在麗娜午睡醒來，想起她病了這兩個多月之後，真彷彿是已經第二次做人：使她每天陶醉在融融樂樂的家庭幸福裏，心裏再沒有外來的一切煩惱。

不過，有時候她也非常悲觀：當她聽到什麼自來水不但罰款，而且還限制了

時間！什麼米價的最高峯已經漲到了八十餘萬！什麼以撥款單或本票去掉換現鈔，每元要貼水二角至三角！什麼金子每兩始終停留在二百萬左右！什麼其他的一切日用品也都漲了十倍以上……

總而言之，她覺得社會的經濟狀況已經整個兒變啦！變得越發像一隻凶惡的巨獸，血盆大口，張牙舞爪，簡直想把整個無產階級的人們都要吞噬在牠那饑饉的腹內。

因此她不由得恐怖戰慄了起來，失魂落魄似地徬徨着。她對於自己前途的方

向，也像給風沙迷了眼似地不知道東南西北？

一會兒，她自己總算慢慢地鎮靜清醒過來。

可是她想起了和她一宿之緣的鄧榮章，先是她覺得一半是感激，一半是痛恨，後來仔細地經過了她心的天平上的衡量，她纔知道兩者的輕重是完全相等的，所以結果她就認為如一杯水似的不值得介意；一樁極普通的交易似的既不抱怨，又不歡忻。

同時她又想起了畢竟是她唯一的異性知己的葉舫來，她不禁有些自覺慚愧。

因為她在半個多月以前，還接到他由金澤民交給她哥哥帶來的一封信：

「……………」

永遠銘感着你如海的友情底我，出院以後，很想和你再見一面，可是金君告訴我：你已病了。

因為金君始終不肯把你的住址告訴我，教我無法前來探望。這封信是我再三向他懇求，他纔允許轉交。要是你真的能够收到牠的話，也够使我高興了。我不知道你的病況究屬如何？所以使我的心裏格外地惦念。我希望你那天不肯對我說的隱衷，並不是關於你自己的；祇關於令兄的。令兄不是已經釋放出來了嗎？（這消息是從金君那裏聽來的。）

我更希望你所沒有告訴我的隱衷，不是你致病的主因。否則，我是何等地替你憂慮呵！

要擺脫任何一種苦惱的困境，除非你能把你自己振作起來潔身自愛！

人生的意義，其範圍是無限廣闊的。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將我們自己的事業和工作編輯在生命史的第一章。最後，我得祝福你早占勿藥……」

之一
煩惱的葉舫

詳述職業青年的羅曼史！
詳述知識階級的人生觀！

告 預

巴 山 著
青春三部曲

暴露青年男女的憂悵！
暴露勝利以前的社會！

之二
苦悶的一羣

業已出版 不日出版

青年文壇唯一新力量

巴 山 主 編

文 藝 青 年

每隔半月
出版一次

現實性

諷刺性

戰鬥性

每冊定價
五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曲部三篇中

青春之二

娜麗的徬徨

巴山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 元

特約經銷處

廣益書局	作家書屋	東方書店	萬葉書店	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百新書店	文江書店	光明書局	黎明書店	上海書屋	聯益書店
五洲書報社	勵力出版社	上海聯合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立達圖書服務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國際書報社	新生書報社	正言出版社	獨立出版社	上海雜誌公司

文藝青年社發行

上海天潼路四八七號一號

77/22

77/22



合新

合新